

张晓风代表作系列

# 游园惊梦

张晓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 游园惊梦

张 晓 风 代 表 作 系 列

张晓风 著 柯志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园惊梦 / 张晓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

(张晓风代表作系列)

ISBN 978-7-5399-4069-4

I. ①游…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1950 号

书 名 游园惊梦  
著 者 张晓风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69-4  
定 价 25.0 0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辑一 星约

- 003 一句好话
- 009 杜鹃之笺注
- 013 幸亏
- 018 春日二则
- 022 想要道谢的时刻
- 024 一抹绿
- 026 林中杂想
- 033 谁敢？
- 035 只因为年轻啊
- 046 星约
- 056 触目
- 060 那件事
- 066 你要做什么
- 077 眼神四则

084	动情二章
089	偶成
094	山的春、秋记事
104	从你美丽的流域
109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113	回首风烟

## 辑二 沸点及其他

119	摇动过,但依然是我的土地
122	受降者
125	鼻子底下就是路
128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137	酿酒的理由
141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146	第一个月盈之夜
152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157	沸点
162	他曾经幼小
164	缝在胸口上
167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172	《山海经》的悲愿
174	矛盾篇之一
177	矛盾篇之二
182	矛盾篇之三

### 辑三 双倍的年华

- 189 一棵拔腹而起的松树  
191 书·坠楼人  
193 待理  
195 双倍的年华  
197 丝棉之为物  
200 河出图  
203 丽人行  
208 容许我愈来愈土  
210 给我一点水  
214 精致的聊天  
216 诗课  
220 专宠  
227 回家的感觉  
230 未绝

### 辑四 我仿佛看见

- 245 中国的眼波  
247 初心  
251 溯洄  
263 火中取莲  
271 故事行  
279 仗美执言  
283 我仿佛看见  
290 衣宫半日记

- 294 以人为钤记
- 296 低眉处
- 299 错误
- 304 游园惊梦
- 306 有愿
- 308 河飞记
- 311 写于“和氏璧”演出之前
- 313 老师,这样,可以吗?





## 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总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了，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的，令人思之不尽，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

### 1

“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讲故事的是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密，那一年我八岁，听善忘的她一遍遍重复讲这个她自己觉得非常好听的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人啦，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没有还哩，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有钱还是假没有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

“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

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们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拣着吃哩!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子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有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

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分明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恤相存,菜根也自有肥腴厚味吧!

在生命宴席极寒俭的时候,在关隘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

“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2

“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

他愣了一下,说:

“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

“那多不方便!”

“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说那句话，算来也有十年了，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红。我和他，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 3

“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

“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

我们跟着他东抹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

忽然，一阵咖啡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

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专心品咖啡，心无旁骛。

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为我们拿出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讶道：

“噢，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哩！”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

“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骄矜，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在说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

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

原来连“物”也是如此自矜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择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契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褻慢了自己。古代的禅师每从喝茶啜粥去感悟众生，不知道罗马街头那端咖啡的侍者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我多愿自己也是一份千研万磨后的香醇，并且慎重的斟在一只洁白温暖的厚瓷杯里，带动一个美丽的清晨。

4

“将来我们一起老。”

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

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

“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

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从来没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因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首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不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间，在满山台湾相思芬芳的韵律中，

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

能为一个学校而老，能跟其他的一时俊彦一起老，能看着一批批的孩子长大而心安理得的去老，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 5

“你长大了，要做人了！”

汪老师的家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常去的，他们没有子女，我在那里从他读“花间词”，跟着他的笛子唱昆曲，并且还留下来吃温暖的羊肉涮锅……

大学毕业，我做了助教，依旧常去。有一次，为了买不起一本昂价的书便去找老师给我写张名片，想得到一点折扣优待。等名片写好了，我拿来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

“老师，你写错了，你怎么写‘兹介绍同事张晓风’，应该写‘学生张晓风’的呀！”

老师把名片接过去，看着我，缓缓的说：

“我没有写错，你不懂，就是要这样写的，你以前是我的学生，以后私底下也是，但现在我们在一所学校里，你是助教，我是教授，阶级虽不同却都是教员，我们不是同事是什么！你不要小孩子脾气不改，你现在长大了，要做人了，我把你写成同事是给你做脸，不然老是‘同学’‘同学’的，你哪一天才成人？要记得，你长大了，要做人了！”

那天，我拿着老师的名片去买书，得到了满意的折扣，至于省掉了多少钱我早已忘记，但不能忘记的却是名片背后的那番话。直到那一刻，我才在老师的爱纵推重里知道自己是与学者同其尊与长者同其荣的，我也许看来不“像”老师的同事，却已

的确“是”老师的同事了。

竟有一句话使我一夕成长。

写于甲子年岁暮

## 杜鹃之笺注

郑康成为《诗经》作笺，宋人吴正子为李贺诗作笺，凡是美丽且奥义的东西都需“笺”，我今且来为千岩之上万水之畔的杜鹃细细作笺。

对万物，我是这样来判断的：

一切东西，如果真的很好，好到极致，大概终于都会嫁给神话。凡是跟神话无缘的，在我看来，都像新贵乍富，少掉了一些可凭可依的深意。

是故大地有其神话，日月有其神话，星辰和露珠有其神话。此外季节、山川、风俗亦每有其神话。群花虽微，其中总有一些像月下突拔的峰头，平白沾得几许天庭幽辉。凡是能和神话结缘的花，总有其特异的风姿。

而其实所谓神话，不就是一番注解的苦心吗？上帝是造物者，人类则是费心为万物一一作注释的人。相对于宇宙的好生之德，我们不都是“述而不作”如仲尼的人吗？我们不能造山造河，所以只好演述它们的美丽。诗人为它们作感性的释义，科学家为它们作知性的缕析，那说神话故事的人却希望寻幽探微，说破万物的潜秘。此外一切画家、音乐家、哲学家不都如小学生面对试卷，在努力的做着注音和解释的题目吗？

因此，回想起来，七岁那年我所以爱上杜鹃花，其实大半原因是由于先爱上了一则神话。

那年春天，我们住柳州城，房子坐落在山脚下，时时听到风声和鸟声。由于房子是借住的、由于山、由于春天、由于雨雾、由于父亲仍在战线上，童年的我竟也会感应一份客愁。夜深时，我在灯下习字，母亲说：

“这种杜鹃鸟很奇怪，它把自己倒吊在树枝上叫，叫到后来，血都从舌头上滴下来，滴到杜鹃花上，花就染红了。”

春寒犹深的夜里，听到这样凄厉的故事，小小的心不免恻怛殚殚，奇怪的是在惊惧之余偏偏不能自禁的喜欢上这种诡异的花。每次站在杜鹃花前，心中亦惨亦烈，想起泣血的故事，但觉满满一丛树上都是生生死死的牵绊。

杜鹃又名山踯躅和映山红，对我而言，初识杜鹃，原是在山上，漫山的红花，是踯躅不忍言去的颜色啊！幼年时，但记得湘黔线上，火车经过湖南、广西一带（怎知我日后会嫁一个湖南人呢？），竟是在花阵中穿行。那时太小，不知逃难有什么不好，只觉站上小贩卖的腊肠焖饭极好吃，满山满谷的山踯躅极美丽，悠悠的铁轨可以笔直无回的一路开拔下去。

小时候记不住什么湘黔线，却记得一山复一山的杜鹃——虽然不是名种。故土最后的一抹颜色，凄艳绝人，一条光光灿灿照明离人之眼的花之轨迹。

去岁，李霖灿先生和我谈大千先生的故事，他说：

“有一年，大千先生邀我去看杜鹃，他新从瑞典空运回来的黄色杜鹃，极名贵。我去看了，他问我花如何？我笑而不答，他再问，我仍笑而不答。大千先生忽然懂了，洒然大笑说：‘是啦！是啦！我懂啦！这种花，不入法眼，你在云南住过，好的杜鹃品种你是见识过的。’我说：‘对了，正是如此。’”



我听那故事，不胜欣羨，此生此世，如能被人说一句：“好的花，她是见识过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然后就是台北，记忆中杜鹃该开在南方的山城里，台北亦是多雨多山的城，亦有杜鹃烈烈而发。读大学是在溪城，那时学校草莱初辟，时时看见苏州籍的施季言先生撑着把遮阳伞在后山指挥工人堆石种花，布局之间，恍然有苏州庭园风。他所种下的几乎全是杜鹃（虽然也有梔子）。年年春花，都让我驻足，让我想到这些花原来都是我的同届同学。而今，它们如此云蒸霞蔚，我呢？其中有一丛开在阶梯旁石缝中的粉色杜鹃，我几乎把它看作迷信故事里的“本命树”，年年春天都要和它相对站一会，仿佛那二十岁的长发女孩，此际来重访故人，或者自己。

杜鹃又几乎是所有校园里的宠花，由于是校园花，也可以算是青春的旗标，智慧的泉柱。台大校园里的杜鹃许多是日据时期种下的，杜鹃这种花竟是愈老愈精神，非常像“知识”，是一种历久不凋的容颜。

前些年，不知为什么，忽然流行起重瓣的洋杜鹃，奇怪的是许多花虽因重瓣而美丽，杜鹃却偏偏是单瓣的好看。单瓣的杜鹃才有单纯明朗的线条、干净澄定的颜色。而且台湾杜鹃花期长，又耐得各种气候，真是放诸天下亦可骄傲的春华。

杜鹃开到五月，大致谢了，却由于额外的恩宠，台湾又有一种小朵杜鹃来接棒，它们一般开在山里，有时从悬崖壁缝里倒长下来，乍看不免又惊又喜，看来杜鹃真是中国花，好比中国人喜欢《西游记》之后又有《西游记补》，《西厢记》之后又有《续西